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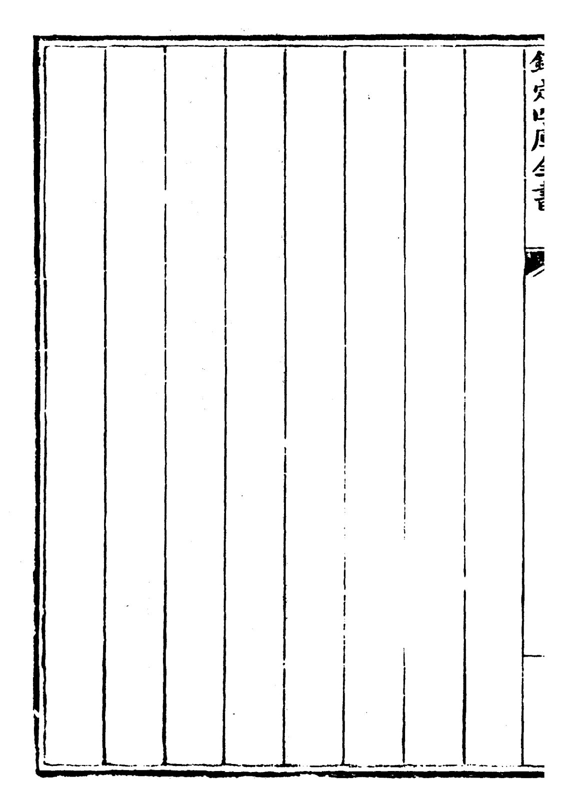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莊通敏

謄錄監生臣邱南林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目録

唐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古文淵鑒卷三十九

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不第貶柳州司户參軍至昭宗時贈右諫議大夫

制策對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不能討文宗即位思洗宿恥太和二年引諸儒策之於廷蕡對策極言其禍

劉至祥明發揮經術此逼真西京文字可以追踪晁董

褐衣小生沐浴齋戒伏於彤庭之内謹頓首上言皇帝陛下臣誠不佞有匡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言敢諫之心無路而不得達但懷憤鬱抑邑有時而一發耳尚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雖被妖言之罪無所悔焉況逢陛下詢求過闕咨訪謀猷制詔中外舉直言極諫臣辱斯舉專承大問敢不悉意以言至于上所忌時所禁權幸所諱惡有司所與奪臣愚不識大體伏惟陛下少加優容不使聖時有

致堂胡寅曰裴度韋處厚抑諫官御史不令伸蕡何也蕡策有三事焉一則訊及文宗二則舉隆宰輔三則力詆宦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也雖然此尋常之見耳二公屢朝舊德盍以棟國取賢匡君救弊為重

讜言受戮者天下之幸也謹昧死以對伏以聖策有思古先之理念玄默之化將欲通天人以濟俗和陰陽以煦物見陛下慮道之深也臣以為指王之理其則不遠惟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策有祇荷丕構而不敢荒寧奉若謨訓而罔有怠忽見陛下憂勤之至也臣以為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紬左右之纖佞進肱股之大臣若夫追踪三五紹復祖宗以鑑前古之興亡明當代之成敗心有不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未孚以上

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貢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責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殿中公議旣台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旻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黙直言之士搢北司

澤壅而不得下洽欲人之化在修己以先之欲氣之和在遂性以尊之捄災旱在致精神廣布殖在視食力國廩罕蓄本乎冗食尚繁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豪猾踰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伏以聖策有擇官濟治之心阜財發號之歎見陛下教化之本也且進人以行則枝葉安有難辨乎防下以禮則恥格安有不形乎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惰遊念令煩而理鮮要察

之氣其失豈小也哉蕡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申錫訓注之謀事必可行惜乎裴粲讀之不詳思之不熟也

其行否博延羣彥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庭待問則小臣安敢愛死伏以聖策有求賢箴闕之言審政辨疵之令見陛下咨訪之勤也遂小臣斥姦豪之志則獘革于前守陛下念康濟之心則惠敷於下邪正之道分而治古可近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克充至若夷吾之法非皇王之權嚴尤所陳無最上之策漢書嚴尤三策謂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元凱之所先不若唐堯考績晉書杜預上黜陟之課謂當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舉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叔子之所務不若虞舜

干晉書羊祜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有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且俱非大德之中庸上聖之龜鑑又何足為陛下道哉或有以繫安危之機兆存亡之變者臣請披肝膽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前所謂括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慎思之力行之始終不懈而已謹案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

水心葉適曰唐賢良策惟有劉蕡余嘗論唐人無識治亂者惟以文華進身以氣力任事隨其

以謹其終也隱元年春王正月穀梁傳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陛下能謹其始又能謹其終懋而修之勤而行之則執契而居簡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無為而不宰廣立本之大業崇建中之盛德安有三代循環之弊史記高帝贊言夏政忠忠其敝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周而復始百偽滋熾之漸乎臣故曰惟致之之道何如耳臣前所謂任賢惕厲宵衣旰食宜黜左右之纖倿進股肱之大臣實以陛下憂勞之至也臣聞

所至裁割而成如貢者據經術條析急務一時大義畧皆先具進士之俊傑無能及矣然知治與致治不同惜貢不一試用觀其所為何如也

不宜憂而憂者國必衰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降于清問臣未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萬幾之勤而聖慮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為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謂聖慮宜先及之夫帝業既艱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祖肇其基高祖勤其績太宗定其業玄宗繼其明至于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

伯厚王應麟曰
唐宏辭之論其

相因擾亂繼作未有不用賢士近正人而能興者或一日不念則顛覆大器宗廟之恥萬古為恨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昔董仲舒為漢武帝言之畧矣有未盡者臣得為陛下備論之夫繼故不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為君者所發必正言所履必正道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閽弒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越獲俘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不書其君譏疏遠賢人昵近刑人有不君之道伏惟陛

傳於今者惟韓文公顏子不貳過制舉之策其書於史者惟劉蕡一篇不在乎科目得失也

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誠明法度之端則法正言履正道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顓其任庶寮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内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内羣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節覽漢官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

少頴林之奇曰召之以直言而其言直索之以極諫而其諫極

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今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春秋穀梁傳定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況太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

可謂舉得其人矣始以極言直諫而求之反以直言極諫而黜之將何以得天下之實材乎仁祖皇帝嘗舉直言極諫科蘇子由對策盛言宮中飲酒過度歌舞失節仁祖初無是事而舉士妄言可黜仁祖曰以直言極諫而求之焉可以極言極諫而黜

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此所引多穀梁之辭臣謹案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側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定公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趙鞅歸于晉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君側之惡也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將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典刑不繫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所以將亂也故樊噲排闥而雪涕史記高祖病詔户者無得入羣臣噲乃排闥直

之乎小臣疏遠乃能如此特旨取之嗚呼仁聖之慮遠矣

入見上流涕袁盎當車以抗辭史記文帝出宦者趙談參乘盎伏車前曰漢雖乏人柰何與刀鋸餘人共載上笑下趙談京房發憤以殞身漢書元帝時石顯顓權京房數為上言顯乃譖殺房竇武不顧而畢命後漢書竇武欲誅宦官曹節等猶豫未決反為節所害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晉狐射姑殺陽處父書襄公殺之者以其君漏言也襄公不能固陰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殘賊之禍故春秋非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穀梁傳稱國以殺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射姑為將軍趙盾佐之處父不可襄公謂射姑曰令汝佐盾矣襄公死射姑使人殺處父夫上漏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

淳夫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

不敢盡言故傳有造膝詭辭之文穀梁傳入則造辟出則詭辭辟君也造膝造君之膝易有失身害成之戒易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為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陛下既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下既言而不行必嬰其禍適足鉗直臣之口而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俳佪鬱塞以須陛下感悟然後盡其啟沃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名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傾

戚權蓋近而易以為奸也自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信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侵於國政其源一啟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捄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理於前當理于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虔奉典謨克承丕構終任賢之效無宵旰之憂矣臣前所謂追踪三五紹復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者

臣聞堯禹為君而天下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舉不貳其業不侵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凱在下雖微而必舉四凶在朝雖強而必誅考

水心葉適曰立國之勢有未當論治亂安危而先當論存亡者自昔善論之士少有能知新史謂唐兵三變歸咎於明皇而神策宿衛之兵姑泛言之而已如募兵藩鎮以治亂安危言之可也而存亡之分猶未及焉自明皇以楊思勗將兵平蠻始啟亡

其安危明其取舍至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措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舍之道不任大臣不辨姦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于前鑒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于後陛下無謂廟堂無賢相庶官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典刑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為王官致時為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邪又有居官非其能左右非其賢惡如四凶詐如趙高姦如恭顯弘恭石顯陛下何憚而不去

國之禍肅宗用李輔國代宗用程元振魚朝恩德宗遂為故事終唐之世未有言其非者惟劉蕡對策欲挈兵柄以歸於將然王𠰥文既已取之而不能使蕡得用未知其何道以歸於將也然則以唐事考之募兵藩鎮不過能危亂其國而亡唐者特中

邪神器固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靈忠臣固有心陛下其忿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強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強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謂趙高也）微弱則強臣竊權而震主（謂外戚宦官蕡意專指宦官）臣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翦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王之遐軌可追矣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所未達以下情塞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繇而知陛下有

宮將兵而已三代所以久長及其諸侯之國有至七八百年者皆以其雖可危亂而未可亡故也

子惠之心百姓無繇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慮昏而耳目塞上出惡政人為寇盜皆不知其所以然自取其滅亡也僖十九年梁亡穀梁傳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自亡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陛下之赤子陛下宜令慈仁者親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焉如師

之教導焉故人信于上也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然陛下親近貴倖分曹建署補除卒吏名致賓客因其貨賄假以聲勢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讐敵今海內困窮處處流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鰥寡孤獨不得存老幼疾病不得養加以國權兵柄顓于左右貪臣聚斂以固寵姦吏因緣而弄法寃痛之聲上達于九天

下入于九泉鬼神為之怨怒陰陽為之愆錯君門萬里不得告訴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亂人貧盜賊並起土崩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癘繼之以凶荒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赤眉黄巾不獨生於漢臣所以為陛下發憤扼腕痛心泣血也如此則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何由而知之乎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

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奸宄日强黎元日困繇不能擇賢良而任之失其操柄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兆庶屢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抗首而長思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慎終如始以塞四方之望誠能揭國柄以歸於相持兵柄以歸於將去貪臣聚斂之政除奸吏因緣之害惟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寵便僻無所聽焉選清慎之官擇仁惠之長敷之以利煦之以和敎之以孝慈道之以德義去耳目之塞通上下之

情俾萬國懽康庶兆蘇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修已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已教以尊人修之也則人不勸而自立尊之也則人敦行而率從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以道御之今陛下先之以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立教之方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匡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匡時則固本而守法賢不

任則重賞不足以勸善邪不去則嚴刑不足以禁非本不固則民流法不守則政散而欲教之必至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能斥奸邪而不私其左右舉賢正而不遺其疏遠則化洽朝廷矣愛人而敦本分職而奉法修其身以及其人始于中而成於外則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氣之和也在遂其性以導之者當納人於仁壽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修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斂輕賦斂輕則人富矣教化修則爭

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壽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薦臻四方底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捄災旱在乎致精誠者臣謹按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有恤人之志也僖公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而言不雨閔雨也文公三年之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無閔人之心也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三年亦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穀梁傳歷時

而言不雨不憂雨也故僖致精誠而旱不害物文無卹閔而變則成災陛下有閔人之志則無成災之變矣臣前所謂廣播殖在乎視食力者臣謹案春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于力則功築罕人勤于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今財食與力皆勤矣願陛下廢百事之用以廣三時之務則播殖不愆矣臣前所謂國廩罕蓄本于冗食尚繁者臣謹按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春秋譏其無九年之蓄一年不登而百姓饑事見莊公二十八年譏國無三年之

蓄乃穀梁傳語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篤耕植省不急之費以贍黎元則廩蓄不乏矣臣前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繇國家取人不盡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務其末而不務其本臣願核考課之實定遷序之制則多端之利息矣臣前所謂豪猾踰檢繇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以日而葵丘之會特以日者美其能宣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

法故春秋備而書之僖公九年秋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丘穀梁傳曰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百官赴南牙朝會者謂之外官亦謂之南司官列局于玄武門內兩軍中尉護諸營於苑中謂之中官亦謂之北司或犯禁于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繇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也因井田以制軍賦開農事以修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

卧子陳子龍曰當時專兵者皆盜賊耳兵非天子之兵將非天子之將也而天子之兵之將則又以軍容監之樞密主之矣故贇於此復言以兵柄歸於將也

故兵農一致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式遏亂畧太祖置府兵臺省軍衛文武參掌閒歲則櫜弓力穡有事則釋耒荷戈所以修復古制不廢舊物今則不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知武事止于養階勳兵部古夏官之職六軍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統軍皆以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謂觀軍容使及諸監軍使也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姦宄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閭里

臣熙曰忠言讜論反覆數千言文章經濟兼而有之故能闗中而肆外以直言極諫取士而以直言極諫棄之唐所以不競也

紩徒結切音佚突也又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汨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臣願陛下貫文武之道均兵農之功正貴賤之名一中外之法選軍衛之職修省署之官近崇貞觀之風遠復成周之制自邦畿以刑下國始天子而達諸侯可以制姦猾之强無踰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惰業由學校之官廢者蓋國家貴其禄賤其能先其事後其行

故庶官乏通經之學諸生無修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列郡干禁由授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理亂之根本繫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強恩可以惠孤寡強可以禦姦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曾經戰陣及功臣子弟請隨宜酬賞苟無理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淫巧由制度不立者臣請以官位祿秩制其器用車服禁以金銀珠玉錦繡雕鏤不蓄於私室則無蕩心之巧矣臣前所謂辨枝葉者

臣廷敬曰其經術綜三傳之緒言其識畧切當世之要務至觸冒忌諱不顧利害尤能言人所難言洵唐宋以來制策之冠冕

由考言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于恥格者由道德而齊禮也臣前所謂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斥游惰者已備于前矣臣前所謂令煩而理鮮要察其行否者臣聞號令者理國之具也君審而行之臣奉而行之或虧上旨罪在不赦今陛下令煩而理鮮得非持之者有所蔽歟乎臣前所謂博延羣彦願陛下必納其言造廷待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昔晁錯為漢畫削諸侯非不知禍之將至也忠臣之心壯夫之節苟利社稷死無悔焉臣非不

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僇葢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周禮一命受職後世以初品官為一命昔龍逄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啟周韓非死而啟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敢薦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殺臣者臣死之後將孰為啟之哉至如人主之闕政教之疵前日之獘臣既言之矣若乃流下土之惠修近古之理而致和平者在

陛下行之而已然上之所陳者實以臣親承聖問敢不
條對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
惟陛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
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
於仁壽可以逍遥無為垂拱成化至若念陶鈞之道在
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物之柄念保定之功在擇將帥
以任之使修閫外之寄念百度之未貞在歷庶官而任
之使顓職業之守念百姓之怨痛在擇良吏以任之使

明惠養之術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又何必宵衣旰食勞神惕厲然後致理哉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服以為過古鼂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讀其詞至有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二人所言皆冗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知懦劣不能質古今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閑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而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臣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李漢之亂復興于今矣帝不納

德裕處分澤潞比跡蔡功似此辭義嚴明所謂制勝於廟堂也

李德裕

字文饒贊皇人宰相吉甫子相武宗官拜太尉進封衛國公宣宗立貶崖州卒

討劉稹制

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軍以邀節度德裕言于武宗詔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奪從諫稹官勑諸軍進討

門下定天下者致風俗於大同安生人者齊法度于畫一雖晉之欒趙欒盈趙盾趙鞅家有舊勲漢之韓黥韓信黥布身為佐命至於干紀亂律罔不梟夷禁暴除殘古今大義劉悟墳居海岱嘗列爪牙屬師道阻兵六師問罪三面開網一境離心乘此危機遂能歸命元和末詔誅李師道師道趣悟與魏博軍

戰未及進馳使召悟將殺之悟整兵入鄆執殺師道獻首于朝憲宗嘉其誠欵授以南燕憲宗授悟義成軍節度使治滑州南燕燕慕容德所居地穆宗待以腹心委之上黨穆宗即位移鎮澤潞招致死士固護一方逮於末年已虧臣節長慶初悟縱軍衆執監軍劉承日益縱恣欲效河朔三鎮朝廷失意不逞之徒多投潞州求援往往論事辭旨不遜劉從諫生稟戾氣動扇剛風因跋扈之資以專封壤恃紀綱之律以逞驕恣暫展執珪之儀終無上綬之請隙駒為樂魏豹姑務於絕河漢王敗還至滎陽魏豹請視親病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命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今漢王嫚侮人吾不忍復見也井蛙自居

禹偁方岳貢曰文饒所草諸勅皆深略瑋文洞見萬里直是相

孫述頗聞於巴蜀隗囂使馬援觀公孫述巴而辭述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大受亡命妄作妖言中詗朝廷潛圖左道輒謀動戎帥屢奏陰謀顧茗卯之可矜豈泉魚之是察暨乎沉痼曾靡哀鳴猶駐將盡之魂恣行邪僻之志罔感舊校樹立狡童中使挾醫莫覩其朝服近臣銜命不入於壘門逆節甚明人神共棄其贈官及先授官爵并劉稹在身官並宜削奪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或連姻王室或任重藩維懇陳一志之誠願揚九伐之命吳

業所係非徒以詞命見推

漢任職受詔而初無辦嚴吳漢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卜
式朴忠未戰而義形于內初漢以卜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專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請行上下詔曰往年西河惡歲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況成德軍嘗
以驍騎橫衝首破朱滔德宗興元元年王武俊李抱真同破朱滔戰勢方酣
再反魯陽之日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搆戰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反三舍鼓音不
息三周不注之山成公元年季孫行父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魏博軍亦以大旆涉河竟殲師道建十二郡之旗鼓
以列降人削六十年之厲階盡歸王化士賈餘勇軍有

雄名必能稟酇侯之指蹤蕭何封酇侯功臣皆言蕭何未有汗馬之勞上曰諸君知獵乎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成葛亮之心伐諸葛亮南征參軍馬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咨汝二帥朕尤注懷

元逵守本官充北面招討澤潞使弘敬守本官充東面招討澤潞使潞府曩者烈祖在藩烈祖指明皇也先天啓聖符瑞昭晰景龍二年明皇兼潞州別駕前後符瑞凡十九事績事煥於泗亭泗水亭班固有高祖碑并十八侯銘鑾輅巡游金石烈於代邸開元十一年正月車駕自東都北巡至潞州給復五年以故第為飛龍館張說有潞州祥瑞頌十九首又有述聖頌云將表潛龍之官勒啟聖

臣乾學曰始吉甫謀討兩河畔將而徳裕獨平澤潞餘孽皆以三世遺種一朝殲滅厥功茂矣文特凛烈有風霜之色

之圖代邸漢文帝爲代王時之邸也實爲可封之俗久爲仁壽之鄉艱難以来頗著誠節必非同惡咸許自新其昭義軍舊將士及百姓等如保初心並赦而不問昭義軍舊大將等如能舍逆效順以州郡兵衆歸降者必厚加封賞如能擒送劉稹者别授土地以振勲庸其邸鄉百姓如所在團結歸順者亦加爵賞劉悟下鄆州舊將校子孫及劉從諫近招致將士等喻以善道宜聽朕言凡秉義立名須明大順未有忠于所奉上悖君親昔郤至有言受君之

禄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田横能得士心人多致命伏於海島莫敢猖狂及漢高召之奔走向闕惟慕殉以成仁不相挺而作亂沒延殊寵光顯令名爾等既有義心宜思改悔如能感喻劉稹束身歸朝必當待之如初特與洗雪爾等舊校亦並甄酬乃委夷行（河中節度使陳夷行）劉沔（河東節度使劉沔）茂元（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各務進兵同力攻討其諸道進軍並不得焚燒廬舍發掘丘墓擒執百姓以為俘囚桑麻田苗皆許本户為主罪止元惡務安生

回鶻嚴中能盡事理

靈於戲藩維大臣抗疏於外髦雋舊老昌言于朝戒朕以祖宗之法不可私一族刑賞之柄所以正萬邦宜用甲兵陳于原野雖朕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詢自僉謀諒非獲已布告中外明體朕懷主者施行

賜回鶻書意 會昌中回鶻為黠戛斯所破其可汗溫介特勒南徙侵逼天德欲借振武城居其部落武宗不許故作書諭之

朕想可汗公主以久修隣好累降嘉姻望我國家如歸親戚朕每弘容納之意固無纖芥之嫌但以將相大臣

累陳公議以可汗代居絕漠臨長諸蕃名聲既雄部伍
甚衆今逗留塞上逼近邊城百姓不安人心疑惑耕種
盡廢士馬疲勞朕二年以來保護可汗一國內阻公卿
之議外遏將帥之言朕於可汗心亦至矣可汗亦須深
見事體早見歸還所求種糧及安存摩尼尋勘退渾党
項劫掠等事並當應接處置必遣得宜惟是擬借一城
自古以來未有此事天地以沙漠山河限隔南北想蕃
中故老亦合備知只如長安東有潼關西有散關南有

藍田關北有蕭關今四海一家天子所都猶有限隔況蕃漢殊壤豈可通同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朕守祖宗成業常懷兢畏豈敢上違天地之限中廢祖宗之法每欲發一號施一令皆告于宗廟不敢自專所借一城理絶言議想可汗便須息意勿更披陳其餘令楊觀專往視喻朕意

賜回鶻可汗書 回鶻既殘破其王子嗢沒斯內附詔封為懷化郡王授天德節度使烏介可汗怒欲中國縛而送之帝不許賜書喻之

温言撫慰而開諭
明晰深得布告諸
番之體

楊觀至覽表欲求糧食牛羊糧食已許自已馬價絹就
振武和糴三千石緣中國以農爲本最貴耕牛百姓所
畜無多常斷屠殺羊則産於北土不出中華惟塞上蕃
渾各有畜牧朝廷未嘗徵率務使安存今之所求難允
來意又所請束縛嗢没斯送歸者嗢没斯比自投邊將
屢獻誠欵自本國破亡之初奔迸先至塞上不隨可汗
公主已是二年慮彼猜嫌自懷憂懼窮迫歸命望朕保
持未嘗有交搆之言離間兩國前可汗已緣失制馭之

道無兼愛之仁侵擾諸蕃肆為暴虐所以親屬内叛部落外離國破家殘實由於此今可汗失地遠客危難之中尤須追悔前非以安反側若又仁愛不至骨肉相殘可汗左右信臣誰敢自保朕統萬國非止一蕃未附者須務懷柔歸誠者因宜存撫倘徇可汗之意殊乖覆育之恩今已特許歸降止于存其種族必不別有任使授以腹心在可汗不失恩慈於朝廷免虧信義豈不兩全事體深叶良圖况前代以來盡有故事漢朝呼延邪單

于款塞其下大將烏厲屈烏厲温敦並来降附漢宣帝封以列侯漢書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温等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烏厲温敦為義陽侯又國初頡利可汗之破敗也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朝廷皆拜將軍僅百餘人無不撫納想可汗深明朕意勿更再論摩尼教天寳以前中國禁斷自累朝緣回鶻敬信始許興行江淮數鎮皆令闡教近各得本申奏緣自聞回鶻破亡奉法者因兹懈怠蕃僧在彼稍似無依吳楚水鄉人性囂薄信心既去翕習至

詞意諄詳妙有操縱

難且佛是大師尚隨緣行教與蒼生緣盡終不力為朕深念與國遠僧欲其安堵且令於兩都及大原信響處行教其江淮諸寺權停待回鶻本土安寧即卻令如舊

奉宣撰太和公主書公主憲宗女也穆宗時下嫁回鶻可汗至武宗會昌中回鶻國亂其部衆奉主至漠南侵掠雲朔諸郡故作書遺之

勑姑遠嫁絕域二十餘年跋履險難備惟屯苦朕每念於此良用惘然恭惟太皇太后春秋已高慈愛深厚比者望姑朝謁再敘悲歡倏已歲暮寂亡音耗想姑見舊

國之城邑能不銷魂望漢將之旌麾必當流涕今朔風既至霰雪已零絶國蕭條固難久處旃墻罽幕何以禦冬肉飯酪漿且非適口朕撫臨萬寓子育羣生一物未安終食三歎況姑累年漂泊何日忘懷想姑髙明必是懸鑑姑承宗廟之餘慶為王室之懿親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謂回鶻必能禦侮安靜塞垣使邊人子孫不見兵革射獵者不敢西向畏軒轅之臺大荒西經云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郭璞注敬難黄帝之神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蕃渾是

朕之人百姓牛羊亦國家所有因依漢地遂致蕃孽回鶻托以私讐恣為侵掠每馬首南向姑得不畏高祖太宗之威靈欲侵擾邊疆姑得不思太皇太后之慈愛為其國母足得指揮若回鶻能不禀命則是棄絶姻好今日以後不得以姑為辭若恃吾為親禀姑教命則須便自戢斂以繼舊歡想姑以朕此書喻彼將相使其知分更不徇非塞外祁寒且無絲纊朕每御裘服則思彼未授衣豈可回鶻譸張遂忘親愛今寄冬衣若干具如别

詞鋒精整足以壯鼓旗而新壁壘後幅戒以持重允為樽俎名言

錄

賜石雄詔意會昌三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從子稹以郭誼為謀主遂自立求節鉞不得發兵反德裕勸武宗討之先是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因薦石州刺史石雄將七千人以往草詔奬戒之

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實在謀帥朕所以求鷙鳥于累百孔融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得飛將于無雙李廣稱飛將軍蕭何曰如韓信者國士無雙總率諸軍以臨賊境況卿受尺一之詔初無辦嚴辦嚴治裝也雄將七千人刻期至潞州故曰無辦嚴盤丈八之矛

劉曜圍陳安於隴城安刀矛俱發盪決無前卒戰死隴上為之歌曰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果能盪寇眷言勲績沃注予懷近聞從諫時從諫劉悟之子稹之叔也百姓相驚云卿以七千兵至數告於衆魄兆於人今天策向晨已及成軍之候左傳晉侯圍虢卜偃曰童謠云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果滅虢龍驤建旂必協渡江之謠晉書孫皓時童謠云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武帝因加王濬龍驤將軍率樓船伐吳遂定秣陵皓出降阿童濬小字舊史昭然冥符可驗加以天道在乎西北順歲有功福星煥乎龍庭為國大慶勉弘方略契此休徵昔鍾會以

二十萬兵頓於劒閣鄧艾衆纔一萬直抵成都 鍾會字士季鄧艾字士載司馬昭使鍾艾伐蜀會屯兵劒閣艾從陰平道裹氊而下直抵綿竹蜀不能守遂降 只在決機豈由衆寡知卿能辦故諭此懷然聞卿每自履軍常先士卒既自輕敵未足耀奇朕惜卿一夫之功以定必擒之計至於小陣不可自行魏武帝嘗戒夏侯妙才曰 妙才夏侯淵字 為將當有怯時不可但恃勇也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淵後果為蜀將黄忠所斬 張遼單身入昌豨家魏武責曰此非大將法 三國志魏武遣遼圍昌豨于東海數

不過嚴而意甚決

月糧盡議引軍還遼知狶計猶豫乃挑狶與語說降之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狶家太祖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今卿為萬人之帥啟十乘之行舉必貴謀動資持重報國在于平日不在輕身為將本於坐籌寧勞陷陣卿宜以朕之戒嘗自書紳務建功名副茲委遣

賜王宰詔意宰智興子邠寧慶節度使方討劉稹徙忠武詔以兵出魏博趨磁州兼統河陽行營進取天井關德裕以宰乘破竹勢不遂取澤州撰詔切責

省所奏差張公輔入澤州潞州亦粗得賊中軍情若許招誘乞賜詔命事宜具悉劉稹喪父之初已拒朝命旋

又焚藝晉絳廬舍侵逼萬善狐軍罪惡貫盈言詞甚悖

自卿全師壓境頻挫其勢尋得天井重關會昌三年十二月丁巳王宰引兵攻天井關薛茂卿小戰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下臨高平危壁邇来頗自知懼方獻僞詞然天奪其心鬼迷其志宋人已病不告析骸之情宣十五年宋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朱鮪乞降曽無面縛之効建武元年九月朱鮪面縛詣河陽光武解其縛召見之尚聞張皇叛卒覬望鴻恩不戢羣兇徒云繼襲

想卿忠憤必志梟夷況自去年以來月頻奄畢今又福星

臣英曰激厲將士在感以大義不事文飾

煥燿正臨天駟漢天文志房爲天府曰天駟東漢書云畢爲天網網羅不善之人房爲明堂方集重華之慶懸象昭晰前史所書朕奉天道以行誅守祖宗之成法顧玆小寇終不貸刑亦知晏實是卿之愛弟王宰生子晏實其父智興愛而子之是時晏實爲磁州刺史爲劉稹所質宰之顧望不進或爲此故詔及之將申大義在抑私懷豈無鶺原詩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固慎名器今料其初通信使必謂卿且駐軍想彼叛徒猶希洗雪乘此討襲必有奇功韓信襲歷下之軍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李靖

兵事機宜規畫詳
審非獨運籌之妙
亦見馭將之權

翦陰山之寇討吐谷渾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討不遺想卿久習兵符備詳虜態便須覆其巢穴不可更有招攜劉稹縱有表章請自面縛不得便自報答亦須奏聞當務遠圖勿拘小信速宜攻討以副朕懷想宜知悉

又賜王宰詔意

將帥大略前史備書保境者以守險自固進攻者以過險必尅制其死命務須批亢頸也今賊在網羅只守巢穴廣立虛柵多設疑兵蓋謂自防豈暇侵軼且欲偷安歲

月以老王師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計况卿已得天井尋扼咽喉遊刃其間更何顧慮闕天井前後寨柵二十餘所以備奔衝如此費兵固須寡力料賊四面設備兵數可知卿進大軍便須拒捍何暇更于諸路敢軼封疆以近事明之足可為據昨者榆社兵馬（九域志遼州遼山縣有榆社鎮唐之榆社縣也）盡赴太原自沁至儀五百餘里賊已却得石會（會昌三年十二月甲戌河東奏克石會關）其間細路至多數旬無備竟不馳突卿以此揣度可見其情又諸軍都頭各守一寨遷延避

臣士奇曰文饒神警機速料事明決是時劉稹方負宰子詔中坦然信之但貴其抑私伸義其知人善任使闊畧不拘小嫌實高人一等矣

寇苟務過時卿若更廣詢謀取其自便必恐撓卿思慮難見成功卿宜審度事機自為心計其賊路逼近州縣及當卿腹背受敵之處即須留兵防守用備寇虞其他抽隨大軍併力攻討如此則出其不意必覆妖巢國家無徵發之勞計司減饋運之廢足得制勝豈在濟師又聞每度出兵傷夷不少待其瘡痛皆復不免戰鬬闕人令為卿方圓無所愛惜其陣沒官健如無子弟便別擇少壯者充替其亡歿家糧賜亦許不停其傷夷校重有妨

回鶻有功於唐故不用嚴辭誚讓而多勸諭之言以大字小之義也

役使者亦任擇人充替其傷夷者仍不停糧非惟感勵士心亦冀漸完兵力卿宜以此宣示使各聞知故令中使專往看卿處置須待事了方得遣回

代劉沔與回鶻宰相頡于伽思書

會昌三年八月二十日大唐河東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劉沔致書于九姓回鶻（始突厥滅于天寶時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也其地盡入回紇故云九姓回紇）頡于相公閣下曩者回鶻因延陁之亂歸心中國太宗親幸靈武納彼降人置瀚海都督（唐既滅突厥回紇南攻薛

延陀破之奄有其地貞觀二十年南過賀蘭山臨黄河遣使入貢太宗為幸靈武受其降欵因以回紇等部為瀚海等六府皋蘭等七州皆以其酋領都督刺史列於內地爰初封植自我深恩回鶻立國立家莫非唐德皇帝自聞回鶻弃亂繼以灾荒為紇扢斯所攻黠戛斯一名紇吃斯又作紇扢斯語音相近國已殘滅可汗率傷痍之衆席捲而來朝廷遣告諭之使轂擊於外誠宜恭聽詔命漸歸漢南國家得以施拯救之恩成招攜之禮昔呼韓單于亦以離亂歸附漢庭定計之初則遣子入侍欵塞之後又來朝京師漢宣帝時呼韓邪單于引衆南近塞

遣子入侍已而求入朝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諸侯上贊謁稱臣而不名既得為臣之義實展外藩之敬然後漢家擁護出塞救恤加恩況回鶻累代稱藩久修臣禮只合先請朝謁自陳艱危太和公主穆宗時回鶻請昏以太和公主女之是帝室愛女太皇太后夙所鍾念可汗亦宜遂其情禮便遣入朝雖皇帝不許當勤固請為可憐之意陳自托之誠豈不感明主之心塞華夷之望則我之捄恤無所愧懷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邀求過望如在本蕃遐邇之人無不驚嘆今又深入邊境殘

臣乾學曰丈饒貸粟回鶻原非傾信其請其後令石雄邀擊烏介迎還公主回鶻遂弱可見廟謨先有成算矣恣怛謀之死贊

虐生人以退渾為名吐谷渾部落也回鶻烏介於塞上求助兵糧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即此侵暴未已黎庶伏竄莫敢定居秋稼盈疇不遑收刈夫欲求大國之援繼姻好之情當務交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蕃人易動難安如忿怒後不可制得只如回鶻為紇扢斯所困豈可一日暫忘舉國將相遺骸棄於草莽累代可汗墳墓隔在天涯固宜泣血枕戈嘗膽思破大雪究耻告諭幽魂回鶻忿怒之心合施于彼而欲滅棄仁義逞志中華天地神祇豈容此事詩云剛亦

皇終身恨之比舉賴武宗專意委任奇功克建亦君臣相得之效云

不吐柔亦不茹大雅蒸民篇回鶻以紇扢斯之强不敢報復可謂吐剛矣輕退渾之弱惟務傷煞可謂茹柔矣又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大雅巧言篇君子怒以止亂不聞生亂望相公深思此義勿更輕言今敝邑恃回鶻之信不憚回鶻之怒若外與中國結怨内為紇扢斯所排遷集烏徙流離蓬轉以汎揣度終難取濟前代郅支單于不事大漢寄命堅昆尋又遠託康居自成夷滅郅支單于聞呼韓邪遣質子亦遣子入侍未幾破堅昆留都之已又怨漢助呼韓邪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會康居王數

為烏孫所困迎郅支至康居其後甘延壽與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往事之戒得不在懷昔呼韓之敗也其臣伊秩訾勸呼韓稱臣事漢從漢求節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納用其策竟保安全又戎子駒支將預晉盟執政以其有貳親數於朝駒支乃自稱不侵不叛何惡能為執政嘉之遽命即事左傳襄公十四年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戎子對曰不侵不叛何惡能為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今相公以雄才偉略匡弼可汗既無秩訾之明謹於事大又無駒支之辨自達其

語直而意婉文特妙於布置

誠而欲絶累代之懽興二國之禍倆雖釋憾何以戴天又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淮南子曰至于衡陽是謂隅中又曰西日垂景在樹端謂之桑榆桑榆謂晚也此二句本光武勞馮異語倘自改悔實未為晚恐未嘗思此聊布所懷信之與否幸垂見示不具沔白

為宰相與李執方書開成五年十一月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其子重順自稱留後武宗詔河陽李執方滄州劉約諭朝京師或割地自效不聽宰相與執方書正此時也○時帝新即位重起兵乃授福王綰節度大使以重順自副賜名弘敬

何司徒即進滔頃因軍中擾攘起授翰垣推體國之誠動

臣杜訥曰字斟句酌而真摯坦

遵朝典罄守藩之禮終保令名遂此諭亾深
進滔開成五年卒

可悼惜聞以監車朝覲貴安物情軍府事令後嗣勾當本於忠順固非循私伏以聖上君臨惟新景化施王者之號令事貴有名奉祖宗之法度不可輕易旋覲臣節豈惜恩榮今公卿之議皆請别命戎帥聖上恩深悼往義在安人以司徒之盡忠方垂茂軌想後嗣之善繼必有令圖只在鄰近將帥成其美志元和初兩河跋扈之勢尚未可懷朝廷制置之宜難于今日李師道兵鋒物

白之意自溢行間洵辭令之雋品

力足以自强猶悉獻吏員請頒貢賦管內鹽法皆歸有司遲款披肝乃授留務王承宗迷而知復尋自納忠進德棣兩州以効誠節故得舉族榮盛一門保安望尚書以朝廷公議兩鎮舊體令速効忠自求寵榮不使河朔隣封誤其大計尚書藩方重寄宗室信臣報國之忠仰思展用成人之美必當為忠謀望早布嘉言勤於善誘邀其實效勿受詭詞臨事制宜固在明略若未獲要領無憚再三待知赤誠方可聞奏但出于雅意不可云某

理解明確正論肅然

等令布此懷其若須商量者望於判官大將中揀忠信有才識人令克使至此伏希鑒悉

論侍講奏孔子門徒事狀

右今月十三日於延英殿陛下謂臣等云侍講稱孔子其徒三千亦可謂之朋黨臣等自元和以來甞聞此說幸因聖慈下問輒敢覼縷而言（覼縷委曲貌○覼音羅）西漢劉向云昔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于為國無邪心也臣甞

以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禹則不為黨何者共工驩兜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如賢人君子則不然忠于國則同心聞于義則同志退而各自行已不可交以私是則趙宣子（趙盾）隨會（士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女齊）叔向（羊舌肸）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聽汲黯雖與公孫弘並進然庭詰云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詐則知先發後繼不為黨矣國史稱太宗嘗與房玄齡圖

雪航趙弼曰朋黨之禍國自古已然讀至此文未幅真可痛哭

事則曰非杜如晦莫能籌之及杜如晦至竟以玄齡之策此又同心圖國不為黨也何者為黨漢書稱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蕭育少與朱博陳咸為友著聞當世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東漢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漢朝朋黨始于甘陵二部初桓帝受學于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云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各樹朋徒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及其盛也謂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魏朝何晏丁謐依附曹爽祖尚浮虚使有魏風俗由

臣熙曰事君以忠黨何由立是時牛李互相排擠黨議嚣然德裕兹論分别邪正公私可謂窮源探本惜其行不逮言不能免于清議也

兹大壞此皆為朋黨也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曹爽數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略舉數節以明其類至於歷代朋黨不可殫言仲尼知季路之不免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然子游識子張之末仁曾子罪卜商喪親無聞子夏喪子而失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也夫子罪宰我鑽燧為父惡既不掩善固宜稱此又不為黨也班固稱周室既微由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抵掌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於是背公私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此四豪者各有門客三千而謂之黨仲尼三千則不為黨蓋仲尼之徒惟務仁義不以爵祿為貴四豪之門惟務譎詐常以勢力相高今侍講欲以奔走權勢之徒攫拿名利之輩比方孔門上抵實罔聖聽臣未知元和以來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若以為國則隨會叔向汲黯房玄齡之道可得行矣不必聚黨成羣以臣觀之今所為黨者進則誣善蔽忠附下罔上歙歙相是態不可容退則車馬馳驅唯務權

勢聚於私室朝夜合謀清美之官盡須其黨華要之選不在他人陰附者羽翼自生中立者抑壓不進孔門顔冉豈有是也陛下以此察之則姦僞自見臣恐更有小人妄陳此説輒舉事例庶裨聰明伏望陛下留臣此狀時賜覽閲所兾小臣瞽説免惑聖心臣不任懇激之至

謹録奏聞

議禮法等大事

右按史記仲尼在位獄訟之詞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

廣諮諏以定國是
有識之言

荆川唐順之曰先據經義次引史策此漢廷章奏之準也後世朝報進對之文所以不可讀者皆傷於自為意見遺知經史典據耳

也伏以漢魏以來朝廷大政為令公卿奏議講求理道博盡羣情所以政必有經人皆務學著在史策粲然可觀臣等商量如有事關禮法羣情凝滯者各望令本司申尚書都省下禮官樂官詳議意見不同者任為别狀如是刑獄亦令法官同議然後丞郎以下詳具可否奏聞如郎吏有能駁難者皆許上聞並須先據經義其次取正史策故事不得自為意見言涉浮華如禮官樂官才識出人議論精當者向後擢授臺省官郎吏别與遷

擢所冀漢魏之風復行今日

論維州事狀 文宗太和五年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帥衆歸成都德裕以聞且欲遣生羌搗西戎腹心羣臣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持不可詔以其城歸吐蕃執悉怛謀等與之會昌三年德裕追論此事

右臣頃蒙先朝授劍南西川節度使其悉怛謀雖是吐蕃酋長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當道臣差行維州刺史虞藏儉便領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喜其時與臣仇者指牛僧孺望風疾臣遽興疑言上罔宸聽以為

僧孺處置維州一事守匹夫之小信忘經國之遠圖誠為失計此文可謂論據詳明矣

致堂胡寅曰司馬氏伸牛僧孺

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詞侵犯郊境遂詔臣却還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按是爲郅支報仇漢書湯既斬郅支以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今反收繫按驗是爲郅支報仇也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州之衝是漢地入邊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

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為非竊謂其言過矣夫維州李唐地也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以棄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為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

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而入遂為所滅號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于南路併力於西邊謂吐蕃併力以攻岐隴邠涇靈夏也無虞於南路謂西川在吐蕃之南也自長安言之西川亦在劍閣之南若吐蕃寇蜀則南路自維茂入北路自嶲州入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貞元中韋臯以經略河湟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數年吐蕃愛惜既甚遣其舅論莽熱來救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徑屈蟠猛士多糜於礧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

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之以須侯奏報貴探情偽其悉怛謀等尋帥城兵幷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壘來歸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鑾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番中徵役願作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帖子便相率内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翼州有合江守捉城與棲雞城本皆唐地沒於吐蕃）既失險阻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臣見此有莫大之利為恢

棄之借使吐蕃舉泰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奬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辨

卧子陳子龍曰懷私恨而抑國謀阻皇風而張虜氣忠臣為國能無發憤此衛公所以痛心切

復之機所以面許奏聞各加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視朝旨且吐蕃維州未降以前一年猶圍逼魯州魯州河曲六胡州之一也在宥州西界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豈思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聚食臣得維州逾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復怨鼓此游辭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累表陳論乞垂矜舍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

啇於僧孺也

臣鴻緒曰牛僧孺力阻維州之降非真守盟約也不過欲敗德裕之成事耳故臣下有水火之

被三木輿於竹畚及將即路寃叫嗚呼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遭蕃師譏誚云既以降彼言吐蕃謂中國為彼何須送来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忍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昭十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此楚平王事而德裕以為楚靈似誤周文收送鄧叔簡冊致貶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鄧叔子滅之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木杆恃其强請盡誅鄧叔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况乎大國負此異族塞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伏惟

爭即不復顧國家事門户之禍亦烈矣

仁聖文武至誠大孝皇帝陛下振睿聖之宏圖得懷来之上策故南蠻申請朝之願北虜效欵塞之誠臣實痛惜悉怛謀等舉誠向化解辮歸義而未加昆邪之爵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封濕陰侯不賞庶其之功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来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翻以忠愛徒為仇讐所快身遭此酷名又不彰職由愚臣陷此非罪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臣所以具陳根本不憚煩細冀蒙睿鑒追獎忠魂伏乞宣付中書各加褒贈冀華夷感德幽顯伸冤警既

六事所陳周詳篤摯名言槩然

耕道尹起莘曰綱目獻書不書

往之倖心激將來之峻節臣德裕無任懇願之至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丹扆六箴并序寶歷元年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時所獻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詩小雅隰桑篇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蹟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

此其書予德裕之格君也故金鑑錄書丹扆箴書非是皆略之

遠郡張敞為山陽太守會霍光薨宣帝始親政敞上封事梅福之在遐徼福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尚竭誠盡規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疎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扆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帝王世紀曰堯命禹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王充論衡光武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之曰廢農桑遠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例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彤管記言

臣廷敬曰辭繁者易美約者難工六事而括之以數十言可謂徽而達矣德裕不以形跡疎遠替其惓惓盡臣之思也

克念前志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武帝見黯不冠不見楊阜慨然亦譏縹紈魏太祖遣曹洪禦馬超洪置酒大會令女娼著羅縠之衣蹋鼓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形體遂奮衣辭出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

惟辟所難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駬鑾輅齊驅馬用千里漢文帝却千里馬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翟裘既焚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帝命於殿前燒之筒布則毀武德六年昆州刺史沈遜融州刺史歐陽世普象州刺史秦元賢並獻筒中布帝以勞民不受道德為麗慈儉為美不過天

道斯為至理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沈酒舉白浮鍾驁漢成帝名帝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魏叡侈汰淩霄作宫叡魏明帝名帝好土工大營宫室起淩雲臺忠雖不忤不善亦從以規為瑱國語是以規為瑱也言塞耳不聽諫是謂塞聰辨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畝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姧得情燕葢既折燕王旦葢公主皆以謀反見誅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留淑聲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獗非

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漢武帝幸林光宫旦未起莽何羅衣玄服袖白刃走趨卧内以急遽觸寶瑟而仆金日磾抱持縛之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覘貌獻飱漢武帝微行夜至栢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欲攻之主人嫗覘上狀貌而異之乃殺雞為食以獻上斯可戒懼

帝覽箴手詔荅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内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我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賢致之坐隅用比韋絃之益銘諸心府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朕懷

臣子論

立功立節兩言已括臣道而又以名節為本洵為皇甫之見

士之有氣志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戡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概也好功業者當理平之世或能思亂唯重名節者理亂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平必不能急公理煩遭難亦不能捐軀濟危可以羽儀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人用而自然可貴也然世亦有不拘小疵而能全大

西涯李東陽曰才全德備大賢以上乃可幾之此文較量前世功名之士不無出入於名節之閒蓋欲使用人者知所容耳非為矜功自肆之人藉口也末數句當時必有所指

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誅諸呂以安劉氏近日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正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至於宗族受禍（麟德元年高宗與儀謀廢武后后遽詣上自訴上恐后怨怒紿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與王伏勝故太子忠謀大逆儀與子庭芝皆死籍沒其家）郭代公（郭元振）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節自

別事實畧發辯而意已明

檢當蕭岑内難蕭至忠岑羲保護睿宗雖履危機竟全臣節開元元年七月玄宗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等執至宗羲于朝堂斬之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概論也陳平能不背魏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可保之哉

忠諫論

人君拒諫有二一曰生於愛名二曰不能去欲雖桀紂桓靈之君未能忘名自知為惡多矣畏天下之人知之將謂諫則惡不可掩故不欲人之諫已如晉獻非驪姬

正學方孝孺曰欲道行而辭婉纔是本乎誠心勿欺乃犯若老泉欲使龍比學蘇張之舌則全以權譎用事失之遠矣

寢不安齊桓非易牙食不美必不能去之亦不欲人諫已人臣忠諫亦有二欲道行于君可使身安理國者其辭婉欲名高後世不顧身危國傾者其辭訐若考叔啟大隧以成莊公之孝倉唐獻犬鴈以復文侯之愛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舍人趙倉唐請以文侯之所嗜晨鳧北犬獻之文侯大悅乃復太子擊而出少子摯于中山留侯封雍齒以安羣臣招四皓以定惠帝此所謂婉也諫大夫言婢不為主漢成帝欲立趙倢伃為后劉輔諫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白馬令言帝欲不諦後漢桓帝寵中常侍單超等白馬令李雲上書曰帝者諦也今

官位錯亂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震怒 激主之怒自有其名望其聽從固不可得此所謂訐也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曰臣自刎以血汚車輪則陛下不入廟矣張猛曰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則知諫之道在於婉矣惟英主能從諫何者自知功德及生人者大矣雖有小惡不諱人言如漢高械繫蕭相國及聞王衛尉之言 漢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 乃曰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此所為不諱也近日名臣王石

切於唐季一時之事實千古之龜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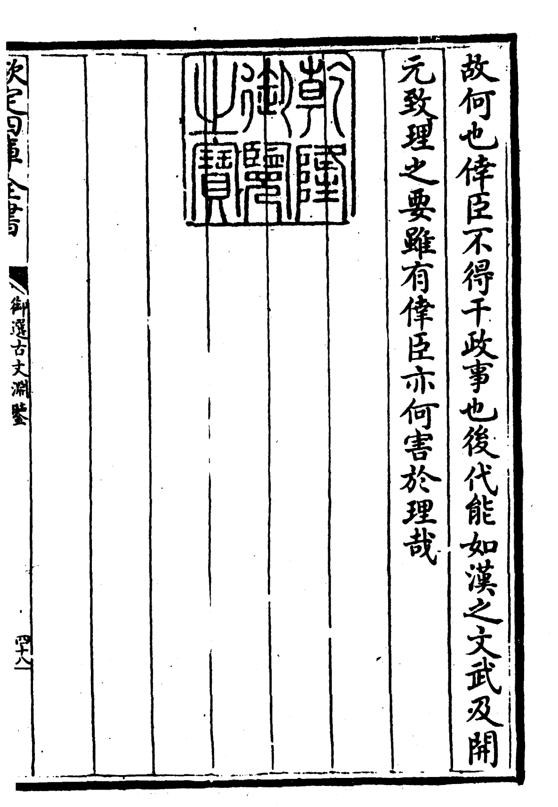
泉王方慶世封石泉故稱王石泉居相時子為眉州司士天后嘗問曰卿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有以見君子之心亦倉唐之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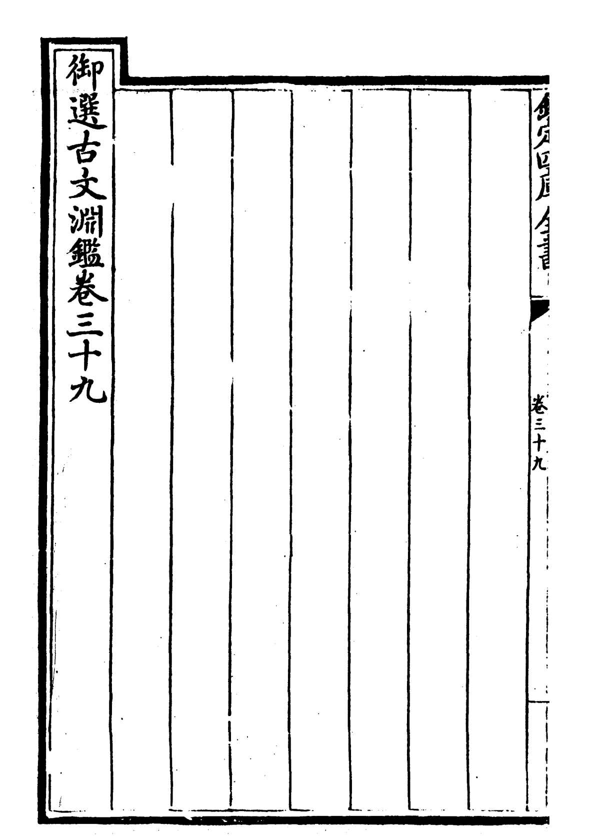
近倖論

自古中主以降皆安于近習踈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嗜欲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君矣

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近歡弘恭石顯所以得竊政矣惟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爰盎此所謂少慾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纇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宫中之樂外有姚崇盧懷慎蘇頲宋璟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

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
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御選古文淵鑑卷三十九